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宋慶齡的香港歲月

今年5·18抗戰勝利日，全國各地都在隆重紀念，在上海、重慶和北京的宋慶齡故居也迎來不少參觀者，不少海外華裔青少年也來尋訪宋慶齡足跡。不由想起孫夫人在港島親歷的四年風雨，那些情景至今令我扼腕感動！

宋慶齡(1893—1981)，是偉大的愛國主義、民主主義、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，舉世聞名的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。她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，獻身革命，一生矢志不移、英勇奮鬥，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、為婦女兒童文化教育福利事業、為祖國和平統一和人類的進步事業殫精竭慮、鞠躬盡瘁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傑出貢獻，在中國人民、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
距今整整80年前——1938年7月7日，正在香港的宋慶齡發表《抗戰一周年》祭文，熱情稱讚一年來克服巨大困難浴血奮戰的將士，嚴正批駁各種投降主義言行與陰謀。在她巨大威望的影響下，抗日統一戰線空前強化，許多港人和愛國華僑紛紛捐錢捐物甚至親上火線，為抗日付出熱血乃至生命。

香港是孫中山革命發源地之一。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宋慶齡曾隨孫中山多次往返香港。1925年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後，孫夫人長住上海。1937年「8·13」上海淪陷，她居住的法租界也被日本密探盯上。當年底，宋慶齡遵循中共代表潘漢年傳達的上級安排，在新西蘭友人路易·艾黎協助下，喬裝打扮擺脫特務跟蹤，借貼身女傭李姐秘密從外灘登上一艘外國客輪抵達香港。

她到香港那日恰逢聖誕節，許多外國朋友和愛國港人敬慕孫夫人的巨大威望和魅力，紛紛前來看望。她在半山腰的胞弟宋子文和宋子良寓所輪流居住。(解放後有人在建設「宋慶齡舊居」，她說「這是阿弟的寓所，不搞也罷」)1938年，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《抗戰建國綱領》，宋慶齡作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予以大力支持，並致函蔣介石，希望這個綱領付諸實施，切莫停留在紙面上。她在香港電台發表談話，表達自己抗戰必勝的信心，她嚴厲批評無視國難、逃避責任的人，號召青年富力強的國人投身到抗日前線，拿起武器與敵人奮戰到底。

1938年6月14日，宋慶齡在廖夢醒、鄒韜奮、許乃波等愛國志士和克拉克女士、諾曼法朗士教授、作家愛滋斯坦等國際友人支持下，

在香港宣佈成立保衛中國同盟，宋慶齡親任主席，宋子文出任會長。「保盟」的主要任務是「成為需要者和資金、物資捐贈者之間的橋樑」，在八路军新四軍駐港辦事處協助下，宋慶齡積極從事國內外籌募款項和醫療救助、兒童保育等工作，卓有成效地向國內提供電台、藥品和醫療器械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戰。

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夕，宋慶齡不顧個人安危奔赴羊城，與正在廣州投身抗日工作的鄧穎超一起，鼓勵熱血青年奮勇抗戰。她到醫院慰問空襲中的傷員，還悲憤地抱起從一名剛被炸死婦女腹中取出的嬰兒，向全世界揭露日軍暴行。她號召婦女多多縫製棉襪和軍服，她還用自己的積蓄購買幾十套被服送到前線。她前往被敵機炸毀的中山紀念堂，走訪黃埔軍校，憑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，她與何香凝、陳友仁等聯名痛斥無恥漢奸汪精衛，指出賣國求榮絕無好下場！她更毫不畏懼地走在廣州十萬人火炬遊行前列，大大鼓舞了抗戰軍民。此時，宋慶齡、宋美齡也來到香港，宋氏三姐妹摒棄前嫌，攜手投入抗日救亡。

當時，「安全島」香港暫時免遭戰火塗炭，卻成為國、共、日、汪四方勢力搏弈的孤島，港英當局則採取中立立場。孫夫人在港島的抗日言行，自然令日偽分子氣急敗壞，必欲除之而後快，1939年底，敵特策劃針對她的暗殺行動。因為宋慶齡的特使身份，特務難以下手，最後買通孫夫人的司機，欲製造一起車禍實施謀害。幸虧中共地下黨及時發現，採取緊急措施，才挫敗了敵人的罪惡陰謀。

1940年抗日戰爭處於生死存亡關頭，宋氏三姐妹曾在香港相聚，宋慶齡帶動宋霽齡、宋美齡一起投身抗日救亡活動，她們在香港和美國作演講，爭取到國際援助。這年三月，姊妹仨乘飛機抵重慶，冒着生命危險慰問傷員、視察民情、看望老人和兒童。在成都工業合作社的歡迎會上，宋慶齡發表演說，強調孫中山民生主義及改善人民生活的意義。晚上就住在簡陋的旅社裡，忍受蚊蟲叮咬的煎熬。蔣介石和宋美齡想讓宋慶齡長住重慶，被她婉絕，她說：「我必須返回香港，那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去做，我不能在這裡當展品。」

1941年初發生的「皖南事變」，使新四軍傷亡慘重，軍長葉挺受傷後被俘並囚禁四年。宋慶齡與葉挺早就相識並結下革命友誼，1939年冬葉挺還曾秘密赴港拜會宋慶齡，商談「保



宋慶齡在港查看海外援華物資。 作者提供

盟」向新四軍醫療援助之事。噩耗傳來，宋慶齡立即與何香凝、柳亞子、彭澤民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，嚴斥國民黨當局破壞團結抗戰的罪惡行徑，稱此是「對抗日戰爭和孫中山遺教的背信棄義！」要求當局立即停止內戰、恢復國共合作、保證友軍安全。

1941年7月宋慶齡在香港發起並領導轟動全港的「一碗飯運動」，成立「一碗飯運動」委員會。委員會發售餐券一萬張，每張港幣兩元，此餐券可享受幾款菜餚，但認購者只能到指定餐館吃一碗炒米，差額部分作為救濟國內難民的基金。孫夫人親自主持規模盛大的「一碗飯運動」啟動儀式，她滿懷激情說：「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捐去救濟受難的同胞，也有節儉節食、勇於犧牲的意思。它的更深意義是，救濟難民、傷兵，就是鞏固生產陣線，是生產救國！」

這場運動得到港島各界熱烈響應。威靈頓街麗山餐館老闆率先提出認購500張餐券，在他帶動下，香港各大酒家、飯店紛紛響應，不幾天就有13家餐館捐飯5,000碗，被港人譽為「救國飯」。在新聞界、演藝界人士鼓動下，全島出現踴躍捐贈的熱潮。是年8月2日《華商報》頭版上還赫然刊出宋慶齡「日寇所之，骨肉流離，凡我同胞，其速互助」的題詞，讚頌「一碗飯運動」。公共車和電車也懸掛標語和宣傳畫，穿行於中環、西環、灣仔等商業中心，上書「為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」、「大家來吃愛國飯」、「多買一碗飯，多救濟一個難民」等口號。不少餐館掛出「歡迎來吃救國飯」、「愛國之門」、「光榮之門」的橫幅。香港工、商、婦、學等社團也紛紛響應，慷慨解囊搶購餐券，許多外籍人士也參與這項義捐活動，不到一個月捐助餐券達到14,700張。

1941年12月18日，日軍佔領香港，在敵軍逼近啟德機場前幾個鐘頭，宋慶齡才坐上最後一班飛機撤離港島。絕代風華舉世敬，巾幗英雄為國榮。孫夫人在香港留下的英勇形象和戰鬥足跡，卻長久銘記在港人的心目中……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左手的傑作

余氏三書的出版時間為：《左手的繆思》(台北：文星書店，1963年9月)《掌上雨》(台北：文星書店，1964年6月)《逍遙遊》(台北：文星書店，1965年7月)

余光中在《掌上雨》的〈後記〉中自言：「第一興趣是詩，第二興趣是翻譯。」其實，他對散文的興趣卻非常濃厚，他在《左手的繆思》〈後記〉中說：「三十三年(作者按：1963年前)，這隻右手不斷斷香，向詩的繆思。可是僅飲汨羅江水是不能果腹的。漸漸地，右手也休息一下，讓左手寫點散文。」換言之，他寫散文是應各報各刊所邀而為，他也是樂得賺些稿費；再換言之，他寫散文，比寫翻譯「輕易」些吧？是乎？

《左手的繆思》是他第一本散文集，第二本是《掌上雨》，第三本是《逍遙遊》，其後他出版的散文集如《記憶像鐵軌一樣長》、《隔河呼渡》等等，我認為都不及這三書，原因只有一個，此三書，影響正在成長中的我。他的散文，不輸其詩，卻勝

譯文。記得，掛在我們口頭上的，有「半票讀者」一詞。這見於《掌上雨》的第一篇〈論半票讀者的文學〉：

「我說『半票讀者』，因為在感情年齡上他們給人一樣『嫩』的感覺，在文學欣賞的角度，仍屬買半票的童年。」

這些「半票讀者」，看的是「半票作家」了；余光中說，他們追捧的是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茵夢湖》、《小婦人》、《簡愛》；視雪萊、海涅為偶像，「他們寧願捧亞軍甚至殿軍的場，就是閉眼不看冠軍」。當年，我們便以「半票讀者」來指責只看「次級」或「低級」書刊的低端讀者。但於今看來，余光中筆下的「半票讀者」，已相當高級了。每一部文學作品，每一個人的欣賞、評價都不同。做個「半票」，終比「不肯斷奶」的「零票讀者」(不用買票入場)強。

《掌上雨》一書，在余光中逝世後，由封德屏總編所編的《詩壇的賽車手與指揮家：余光中紀念特刊》(台北：文訊雜誌社，2018年2月)中，將它列為「論述」類。不錯，《掌上雨》內容大多是談文論藝，也有談及余光中自己的〈我的寫作經驗〉。但從行文結構來看，這不屬「純理論」的文字，有可觀和值得欣賞的散文格局。正如余光中自己也說：「是理論性質的散文。」

在這三書中，我最愛的還是《逍遙遊》。這書中，好文章不少，如〈下五四的半旗〉、〈儒家駝鳥的錢穆〉、〈鬼雨〉、〈莎誕夜〉、〈逍遙遊〉、〈九張床〉等，真是讀之再三，可堪咀嚼之至。尤其是〈鬼雨〉，無論在文字和結構方面，都屬上乘，別有新意。我授寫作課程，便選此為範文。

我非十足十的余迷。每個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，大都受此或彼的影響，余氏三書確影響我甚深。他「右手」寫的詩，我便不愛看。



這書屬理論性質的散文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擺上枱·擺上神台·狗肉擺不上桌

姆姆和輝仔結婚兩年，明年初將迎來他們的第一個愛情結晶。某天，公公、婆婆到訪，坐下不久，大家已把BB未來的養育問題「擺上枱」了。奶奶：啱啱播完個套電視劇《BB出世》收視爆燈，周度都有人講，你哋都應該有聯嘍喇！姆姆：有呀奶奶，仲界咩好多啓示我哋第日點樣去添B嗎？我睇照眼應該都唔會衰得去邊咁？奶奶：家婆，咁講即係你哋唔會接受我以前個套添仔方法喇！喂，話晒我添添大幾件個嘍！輝仔：阿媽，尊重歸尊重，你個套out(過時)喇嘍！講到點添，邊係畀番我哋自己決定好嘍！姆姆：奶奶，而家個世界唔同以前，嗰時有咁多乜細菌物細菌，你點添都俾喇！如果而家唔啱到正或者睇少陣，個B咁出入入醫院囉！奶奶：有冇咁嚴重呀？就係因為你哋呢班父母緊張過頭，咪搞到啲BB冇晒抵抗力囉！老翁：開講有話，天生天養，都啱就緊張成咁；唔好話我講衰啲，我趁出入入會係你哋囉！姆姆：老翁奶奶你哋唔使擔心，我哋會集思廣益，同個B做好人生規劃，湊到佢至正咁話囉！老翁：話時話，新聞報這期DSE有大學收咗個十三歲細佬哥，好威成呀！奶奶：如果我哋B第日學到佢咁，就家山發嘍！老翁：咁就真係要睇下點樣「擺」佢上去至得嘍！姆姆：我話咁早將個細佬「擺上枱」未必係好事！姆姆：我第一樣嘢就認到，呢個細佬咁就有咗一個可貴嘅童年，第日點補都補唔番嘍！老翁：喂，睇落好似唔係將佢「擺上枱」，而係將佢「擺上神台」，仲講係高級學術嘍囉。學野可能都有問題，但同人溝通就……姆姆：仲有呀，而家班大學生真係好好玩嘍！姆姆：喺「迎新營」度我就已經玩到「裙拉褲甩」喇，所以見你細個入到大學唔玩你至奇！奶奶：唔係咁恐怖呀嗎？姆姆：連跳幾級仲越埋級，會唔會「谷」得過過頭呀？如果第日去唔到預期嘅效果，個細佬未必承受得起，到時跳樓都有之！啲父母就話唔識識，連校方同大學都攞埋一份，就真係笑話囉！姆姆：屋企人就虛榮心作祟，校方同大學就博出位囉！我哋都係用個漸進式畀個B學習好嘍！奶奶：話又唔係咁講，你老豆賣鹹鴨蛋，你兩公婆都係做個文員仔；你哋咁嘅出身，如果第日個B「擺得到上神台」，咁咪可以「洗底」囉！姆姆：洗咗又會點呢？老翁：唔使成世界人講「狗肉擺唔到上枱」囉！

Judge)——有理無理，人身攻擊，未審先判，就是「擺上枱」造成的惡果。

「神台」(俗寫「神格」，多讀作「神台4-2」)是個木製直身櫃，用以供奉神靈。能「擺上神台/升上神台」，即是受人景仰、推崇，原意是把人放到很高的位置上。後來，「擺上神台」被視為職場上的一種「權術」——明升暗降，指將某人升遷至一個有名無實的頗高職位。這種做法如同「架空」——暗中排擠，使失實權。這些被「擺上神台」的人，可能是能力衰退的老臣子，目的是騰出他的位置，而所謂高職位只不過是「安慰獎」罷了；又或者是有能力卻不識抬舉的猛將，目的是逼促他主動辭職。

現代人生育少，尤其甚其背景的家庭，不少會把希望全數押注在子女身上，期望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，可胡亂「催谷」，只會適得其反。古今中外，如華羅庚、牛頓(Isaac Newton)、愛迪生(Thomas Edison)、林肯(Abraham Lincoln)等不少傑出學者、科學家、政治家，多不是由父母帶大的。對別具潛能的子女，那恰當的、周詳的安排可能是一種障礙。中國人有句老話：

若要小兒安，常帶三分飢與寒 為此，父母不宜太緊張，也勿刻意把子女「擺上神台」，讓他們享受正常的成長過程才是。

如果說「擺得上枱」，就是指某些事物能上正式場合或大場面。廣東人對此會說：

見得人、出得街 狗肉，歷來被視為低等人的食品或在困難時刻為求生的食物。也有說宋徽宗生肖屬狗，民間為了避諱而不敢吃狗肉。基於上述理據，狗肉一般是「擺不得上枱」的，即不能當宴席桌上的一道菜式，於是流傳了以下的講法：

狗肉擺不上枱/狗肉上不了(正)席 一如：

菜鴨子上不了架/雞狗扶不上牆 後人以此比喻質素太差，不能扶持的人；也比喻某人沒本事或出身不好，成不了大事或不能登大雅之堂，暗喻低下層的須老老實實的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上。無可否認，在書香門第成長的一群，或多或少可收潛移默化之效；可要是不思進取，所達水平可被任何人超越。從自身經歷，筆者可告訴大家，門第只是區分起步的高低，不會決定一生的成敗，是故毋妄自菲薄，「笑到最後」的將會是那些努力不懈的人們。

「粵語」在好大部分人(包括語文學者)的眼裡，是粗鄙且缺精蘊的方言，如「狗肉」般都是「擺不上枱」的。筆者只可說，這些人只是沒充分了解粵語和沒作出深入的探究而已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江鄰

把盞臨軒讀族譜

把盞臨軒讀族譜，不像紅袖添香夜讀書那般浪漫，卻也不乏雅緻。尋宗問祖，追根溯源，年輕時不感興趣。年紀大了，才慢慢品出些味道來。這次回老家休假，靜心拜讀了《義門堂黔江陳氏族譜》，並與族譜主編陳再然宗叔作了些探討，感覺彷彿走進了另一片天地。

黔江地處武陵山區腹地，東漢末年單獨設縣，名丹興，唐中葉改名黔江。歷史上，黔江與周邊西陽縣、彭水縣分分合合，隸屬關係數次變更。2000年6月，重慶市黔江區正式設立。黔江陳氏族人目前約四萬八千人，俱為江州義門陳同宗，但來源比較雜。根據族譜記載，陳氏族人遷徙黔江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。一是明洪武永樂年間，與朱明王朝鎮壓陳友諒族人和餘部有關。二是清康熙乾隆時期，是湖廣填四川和改土歸流政策的結果。

明代前期遷徙黔江的陳氏族人，有些是從江西、湖北直接遷來的，更多的是先遷往貴州或附近的西陽、彭水、咸豐等縣定居下來，後來再陸續遷來黔江。清代前期遷徙黔江的陳氏族人，支系龐雜，人數較多，構成了今天黔江陳姓的主體。他們大都從周邊地區二次、三次遷徙而來，少數從江西等原居地直接遷入。其中，從貴州石遷府遷入黔江的陳作舟一系繁衍尤盛，人丁遍佈黔江各地，達三千餘口。

筆者所宗老鶴窩陳氏，就經歷了多次反覆遷徙。始祖陳明仲，乃義門陳大分析時德安義厚莊陳通第十九世孫，明永樂七年由義厚莊遷出，輾轉於鄂州、漢陽、漢川等地，終落腳黔江老鶴窩，築路藍縷，開業甚艱。長孫陳祥因避匪亂，再啟徙程，舉家遷往豐都縣。清康熙年間，祥公次子陳朝遠留駐豐都，長子陳朝望回遷老鶴窩，好不容易扎下根來。朝望生四子，諱、俊、舜，各自開枝散葉，並確定統一派序，從孫輩起排：廷芳崇孝友，家瑞在詩書……此支系迄今已繁衍六百餘人，均是朝望公一脈。筆者排瑞字輩，策公之後，為明仲公第十二世孫。

經西陽縣二次遷徙黔江的族人中，有一支定居在金溪鎮群山環抱的一面山坡上，至今保存了乾隆年間修建的陳氏祠堂。祠堂因其架構宏大，被稱作大院子，所在村落亦名大院村。全村只有三戶外姓，其餘皆為陳姓。這次專程前往拜謁歷經兩百多年的大院子，整體建築雖然殘破，但樑柱巍峨，樑卯儼然，依稀可見當年風采。無意間讀到一位下鄉支教青年筆下的大院村，頗有江州義門陳遺風：這個叫大院的村子，面積挺小的，大院小學也是幾條村子共用的小學。在白天，這裡家家戶戶都是不鎖門的，村裡平時很少陌生人進來。這裡的風景，可以用《過故人莊》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」來形容。可能是因為村子比較偏僻，整條村子都顯得比較安靜，有點像桃花源記裡面的世外桃園。

讀族譜的經歷是很有趣的，它往往不是被動閱讀，而是主動擴展和體驗。族譜與其他書籍的最大區別，在於它的開放性和置入感。族譜中的每個支系都可以向上、向下、向旁延展，而且都同自己發生著某種關聯。閱讀過程中，不時要停下來，結合自己的關注點，查閱一些資料，思考一些問題，反芻過往的人生。

讀族譜，首先可以了解家族的來龍去脈。這是對「我是誰，從哪裡來，到哪裡去」的貼身回答，讀起來自然然而產生敬畏感。對祖宗的敬畏，是一切敬畏的本源。不由想起一個小故事：1959年6月27日，毛澤東回韶山，到父母墓前鞠躬致意後，來到毛氏祠，雖然裡面空空如也，還是鞠了三個躬。同行的人勸他，公祠裡已經沒有祖宗牌位了，不用鞠躬。毛澤東說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鞠三個躬再說。他還說，祖宗都不敬，談何愛國。

讀族譜，拉近了自己與歷史的距離。一些教科書上的歷史人物和事件，陡然間與自己產生了聯繫，那種感覺是從其他讀物中不可能獲得的。當我依著族譜的指引，來到始祖明仲公的墓前，雨瀝瀝，草萋

萋，辨認著墓碑上斑駁的文字，一幕幕歷史場景在腦海裡變得鮮活起來。墓碑上「前明自江右由楚來川」、「清初避逃豐都」、「康熙年間遷黔」等記載，彷彿再現了先祖陳友諒與朱元璋的生死糾纏，李明與滿清、大順、大西之間的恩恩怨怨……

讀族譜，能喚醒自己的故鄉記憶。看著族譜上那些熟悉的族人名字，或長或幼，一個個與自己成長相關的故事，自動拼接起來，生成了一個「故鄉的」世界。離鄉背井幾十年，那個世界彷彿從自己生活中漸行漸遠，煙消雲散了。其實它並沒有消逝，只是被封存在心裡某個角落。此刻，在族譜醞釀的氣氛中，「故鄉的」世界如此有力地存在着，栩栩如生，以致現實的世界反而有些虛幻和模糊起來。

「故鄉的」世界，是怎樣一個世界？它與現實的世界相比，遵從著什麼樣的邏輯？或許，從一則則族譜派序中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每個宗族支脈的派序，都是一首寄情達意的詩，普遍由四十字組成，多的達到六十字，少的也有二十字。每個字代表一輩人，若一輩人平均按二十年計，四十字竟是八百年。每幾個字，就演繹出一個世界，環環相扣，磨礪不絕——

廷芳崇孝友，家瑞在詩書 祖訓惟和一，宗聯尚義初 仁文昌武世，川江已延譽 鷗里萬飛翔，餘光耀京都



黔江地處武陵山區腹地，2000年6月，重慶市黔江區正式設立。圖為黔江小南海。 網上圖片